

黑色魔船



柯南·道爾／原著

陳秋帆／改寫

陳慧捷／內文繪圖



目 錄

第一案 黑色魔船

漁叉事件..... 12

嫌疑犯..... 39

水路石出..... 84

第二案 十一點四十五分

圓軌的羅爾摩斯..... 94

小紙片..... 105

連續的凶案與駭人的富豪十..... 120

找出了秘密的信件..... 132

暴風雨中的門鈴聲..... 145

第三案 五顆橘子核

~~~~~..... 152

三件意外事故..... 166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「M.M.M.」的祕密..... | 180 |
| 發出警告.....        | 195 |
| 天不從人願.....       | 204 |
| 第四案 獅子的鬃毛        |     |
| 沙灘上的鞋印.....      | 214 |
| 孟蒂·白樂梅小姐的祕密..... | 228 |
| 波爾之死.....        | 254 |
| 黃色長髮.....        | 267 |



第一案

黑色魔船



## 魚叉事件

我（華生）和舉世聞名的福爾摩斯第一次見面時，是朋友史丹福為我們介紹的，他在提到福爾摩斯時，就對我這樣說：

「他是一個怪物，但也是一個讓人了不起的人。」

我一聽，就深感興趣。

當時的情形，在「深夜疑案」一書內，曾經詳細提到過，也許各位都還記得。

好極了，這個古怪的福爾摩斯，我倒要好好研究一下。

當時在我心頭，湧起了一股說不出的興趣來。

從那時起，一直到現在寫這「黑色魔船」為止，實在碰到過不少各種各樣的怪案，我和福爾摩斯一起去將命冒險，他偵破了不少疑難案子，同時也

這還好幾次的失敗。

史丹福說得對，福爾摩斯的確是一個怪物，但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！我不由得不這樣想。最近，又是接連整整八天，每天大清早，我還在夢中的時候，他就不知跑到哪裡去，一直到傍晚，還不見他回來，他那行動真有點神出鬼沒的樣子。而且當他不在家的時候，還有個長相兇惡的下流人，三番兩次到這裡來打聽：「潘其爾船長在不在？」

難道福爾摩斯又化名「潘其爾船長」，在悄悄的偵察什麼案子嗎？

我的偵探神經也很敏感，一聽那人的話，當然就這樣察覺到了。

今天早晨，福爾摩斯也是一清早就出門去了。我一起來，到寢室和起居室裡去看，都已沒有他的影子。

他到底在處理一件怎樣的案子？不管怎麼問，他總是不肯回答，這是福爾摩斯的老毛病。

我一個人獨自喝着早晨的咖啡，心裡要實難受，可也只好啞啞嘴巴。

就在這時候，門打開來了，福爾摩斯走了進來。他並沒有化裝，但在他的右手裡卻拿著一根很像長槍的鐵棍子。

「怎麼了？大清早帶著一根那樣的東西，在街上到處亂轉？」我覺得很奇怪，就這樣問。

「哈哈！我並沒有到處亂跑呀！」

福爾摩斯笑笑，就把那根長槍般的鐵棍，「咚」的一聲丟到腳跟邊去。

「那是什麼玩意兒？是長槍？」

「哈哈！這是魚叉啦！你仔細看看又就知道。」

「哦，是魚叉？這是用來叉魚的傢伙？不過我覺得這東西太過粗長了一

點。」

「是粗了一點，長了一點，因為這不是叉魚的傢伙，而是叉野獸專用的

鐵叉。」

「叉野獸的鐵叉，這倒是第一次聽到，世界上也有這樣的東西？」

「怎麼沒有？不是就在你眼前嗎？哈哈！鯨魚是野獸呢！」

「噢！這就對了，是捕鯨船上所用的魚叉。」

「是呀！醫生，這一下你懂了吧！」

「你帶著這樣一根鐵叉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「噢！到肉店裡去。」

「噢？在肉店裡？難道買肉要帶叉子去嗎？」

怪物福爾摩斯，到底在那裡幹些什麼？

我滿腦子莫名其妙，差一點咖啡也忘了喝，一半是奇怪，一半也覺得很

好笑。

笑瞇瞇的福爾摩斯，坐在椅子上，抽了幾口煙，又說出了很令我奇怪的

話來：

「呵，我並不是去買肉。在不遠的那條大街的轉角上，有一家奧拉達斯

肉店，你總不會不知道吧？」



「這怎會不知道，那是在矮矮的天花板的釘子上，經常吊著幾盞燈好了的。的確的一家肉店。打從那個轉角上經過的人，沒有不知道的。」

「不過今天一大清早，就有一個紳士走過這家肉店去，一脫下他的上衣，雙手就抓緊一根捕鯨船上使用的長槍，一聲『嘿！』就向一頭豬的身上刺去。哈哈！你說好不好玩？」

「有什麼好玩不好玩的，這個紳士就是福爾摩斯先生吧？」

「呵呵！算你猜對了。不過不管使出全身多大的氣力，一又刺過去，要刺到穿破身，說什麼也不成呢！華生先生要不要馬上上去試一下？」

「別開玩笑，這種只有怪物做得出來的舉動，我是絕不來的。」

「哈哈！早餐前做這種運動很衛生呢！這樣『嘿！』一聲，舉起鐵叉來，一又直刺過去的運動，難道從前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中，沒有這一項？」

「不要去幹那種傻事，也不要老在這裡說傻話，趕快吃你的早餐，才是正經。」

房東哈德遜太太，端了一大盆菜來，有大腿、蔬菜、蛋捲等好幾樣，因為福爾摩斯的食量特別大，每餐他是這樣豐富。這幾樣菜，至少足夠三個普通食量的人飽餐一頓。

（在吃東西方面，他也是一個胃口特別佳的怪物。）

我跟福爾摩斯兩個正吃得津津有味，有人叩了一下門，就推開門走了進來，他是警察廳的偵探都布金斯。

這是在「盜馬記」的第二案「怪女人的喪葬」中，和「墮面人」一案的第四案「跟兇手握手」中，都出場過的偵探都布金斯。他的眼睛、鼻子，甚至整個臉孔的樣子都是圓圓的，連他的身體也是圓圓的。

「啊，先生，正在吃早點嗎？」

走到桌邊來，看他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

「那個船長被殺案的驗屍報告，看過了沒有？」

說着他便坐在椅子上。他的身子還沒安坐下來，塞滿了一嘴巴大腿的福

尚摩斯，就這樣回答：

「看透了。承你的好意，特地送來，我就從頭到尾，仔細看了一遍。」

「謝謝你。覺得怎麼樣？可也看出了一點線索來？」

「噢！哪裡有什麼線索好說，簡直一無頭緒。」

「噢！這就錯了。華生先生，你可有什麼意見？」

「哪裡，我才真的莫名其妙，因為福尚摩斯在我面前，根本沒有提起過

什麼案子。」

「哈哈！福尚摩斯兄，要不要把這個案子的案情，在這裡給我們複習

一下？第一、華生也很想聽聽；同時我也有好幾個不大清楚的地方，正好再

研究研究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福尚摩斯就從上衣的裡層口袋裡，掏出一本黑皮手冊來。

青年偵探福尚摩斯翻開黑皮手冊說：

「死在那裡奇怪到極點的謀殺手段下的彼德·柯亞利船長。今年剛滿五十歲，那條船叫做尤尼眼號。他曾經好多次駕著這條船，考達到北極去捕鯨魚和海狗，每次都很順利，後來就在羅克斯那的鄉下，買下了幾房地產，最近三年來，他一直住在那裡。」

在他家裡，除了他的妻子和一個養女以外，還有兩個女傭人。造船長自己，一共有五個人。這村子裡的人，都把造船長喚做「彼德老黑」。

原來這些人都很怕他。因為造船長不但滿臉胡子，那張臉也是墨黑的，連他的心也是黑的。他在路上碰到村子裡的人時，總是怒容滿面，要罵就罵，要打就打，所以大家就不約而同的，叫他「彼德老黑」。

這彼德老黑，在他所購買的一塊土地的角落裡，新建了一幢木造小房子。這幢房子小到就只有一間屋子。屋子門上的鑰匙，經常放在他身上的口袋裡，連他的妻子、女兒，也不許跨進這屋子一步。所有整理床鋪，打掃雜物的工作，都是他自己幹的。他還狠狠的這樣告訴那兩個女傭人：

「那是我的船室，所以不許你們去碰它一下，也不准你們進去一步！」

在這間「船室」內，有兩個小窗，窗上經常掛著窗簾，從來不曾拉開過一次。所以那屋裡到底是怎樣的情形，誰也不知道。其中一個窗口，正好面對著一條村道。一到晚上點上了燈時，村裡那些人一看到這屋子，都很驚奇的這樣猜測：

「彼德老黑到底在那屋裡幹些什麼？」

誰也想不到，這屋裡竟發生了一樁奇怪的命案。前兩天的夜裡一點多鐘時，這村裡一個叫做施立泰的石匠，當他從外面回來經過這裡，看到了映照在窗簾上的一個男人臉孔的影子時，便這樣想：

「彼德老黑的那張臉，我不知已看過多少次了，一看看就認得出來，今晚照在窗簾上的這個影子，並不像老船長的那張長長的馬臉，卻是一個粗粗的臉孔呢！」

這石匠曾經這樣證明過，這是一個有力的據實。

不過這塊立墓石匠是在酒店裡喝了兩個多鐘頭酒，喝得醉醺醺的，在歸途中，經過這裡時看到的。所以他所看到的，究竟是不是這樣一個影子，我一直到現在還在懷疑著。這件事是發生在星期一的夜裡。過了兩天，也就是星期三夜裡兩點鐘左右，突然從那間「船室」裡，傳出了一陣驚人的慘叫聲來。」

「那是誰聽到的？」福爾摩斯又著雙手這樣問。

「被德老黑的女兒。她是住在太房子裡的，那時已經關著窗睡了，據她說：

「我又親喝了酒，在半夜裡大吵大叫，是家常便飯，所以當時我並不要把它當作一回事。」

可是到早晨七點多鐘，一個女傭人到院子裡去時，看到那「船室」的門打開著。她覺得很害怕，也不敢到那邊去看看，就轉身走開了。到了下午，她看見主人還是沒有從那「船室」裡出來，不見有點奇怪，便和太太、小姐

「哦，我在看過你送給我的那份現場觀察報告後，也是這樣想的。說下去吧！」

文又著雙手的福爾摩斯，這樣想了一下。

「當時我實在害怕到極點，恨不得就從現場走開去。但再一想，不偵察一下，難道空手回去？我就咬著牙，鼓起勇氣來，勉強走過去，把那靠緊在板壁上、直挺挺站在那裡的船長的屍體，仔細看了看。原來他就是死在這又粗又長的鐵叉下，而且是一又斃命的。在他身上，再也找不出另一個傷口來。」

「屋子裡的情形呢？」

「屋子角落裡，放著一張床和一個船員用的大木箱。在另一邊的牆壁上，掛著尤尼標號漁船的照片，海圖；書架上放著一本航海日記，這倒真像一間船長室。」

「地板上腳印的情形怎樣？」

還有另外一個女傭人，一齊從院子裡走過去，到「船室」去看看。可是才到門口，向屋內一瞧，「不好了！」夫人這樣一聲慘叫，就昏迷不省人事。

她就和小姐把太太抬回屋裡，叫另外一個女傭，到村子裡的派出所去報案。

這村子裡的派出所，立刻向倫敦警察廳報告，我就趕來勘察現場。可是

大概那布金斯又想起了當時現場的慘狀，他那張圓圓的臉，立刻有點發青。

「我趕到現場一看，嚇得全身發抖。一個又高又大的人，直挺挺的站在板壁前面，伸在他胸口的是一根長長的鐵棍……是鐵又。那是從正面刺了過去的，那鐵叉的又尖穿過了胸膛，伸在那人背後的板壁上，而且伸得很深。像這樣奇怪而又殘酷毒辣的兇殺案子，在偵探史上，還是開天闢地第一次吧？」





